

陈国凯 著

大风起兮

作家珍藏版

作家出版社

作家珍藏版

大风起兮

陈国凯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风起兮/陈国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3

(作家珍藏版)

ISBN 7-5063-2095-9

I. 大…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574 号

大风起兮

作者: 陈国凯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苏彦斌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88 千

印张: 15.75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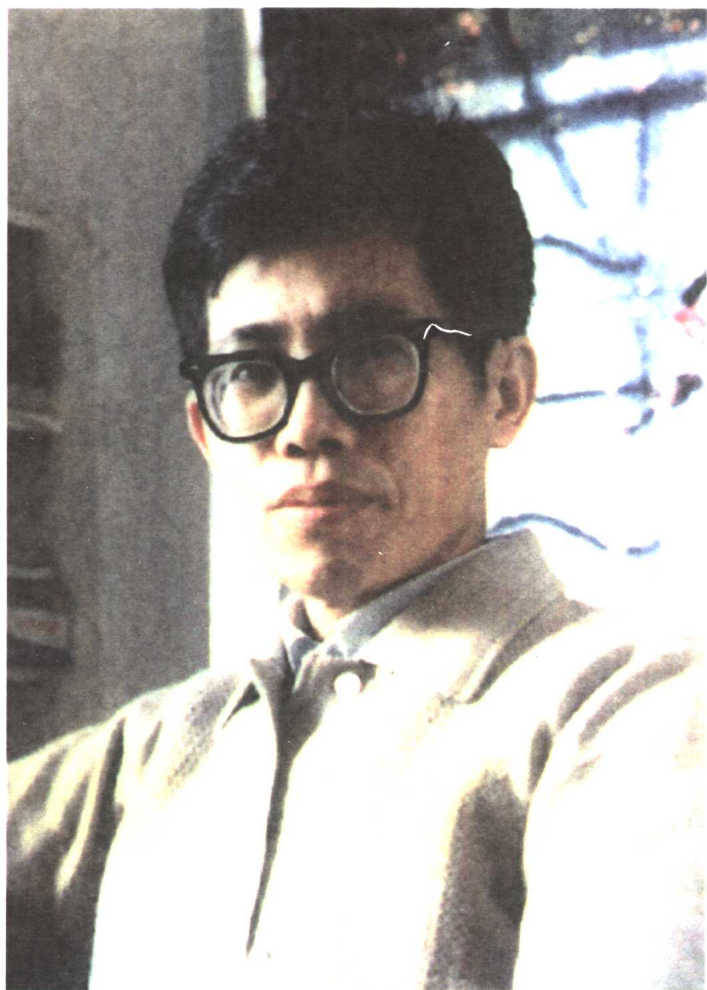
ISBN 7-5063-2095-9/I·2075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陳國凱

CHEN GUOKAI

倪文清心头一震。字里行间，看到这刚强汉子一颗缠绵徘徊的苍凉心迹。这是她没有料到的。

无怪末中其豪杰。谁是他梦里情人？这块血男儿的入世之旅，想中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相爱——

门外的汽车喇叭声。

方华站起来，望见倪文清倚着沉思的神态，便说：

“我就送你回去。那是无病呻吟，别有玩味的。走吧，司机在外等着。”

“方华，你这些诗写的还真不错。”

方华笑：“在的厉害，我有何资格谈诗，别笑给我了。”

“莫向明朝叹无与。明朝如梦更无期，这

陈国凯，广东人。曾在广州一家工厂工作。

1958年开始从事小说业余创作。

1979年调广东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创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

● 长篇小说

《代价》、《好人阿通》、《荒唐世事》。

● 中短篇小说集

《羊城一夜》、《荒诞的梦》、《文坛志异》、《想见时难》。

● 文集

《陈国凯小说选》、《陈国凯选集》等。

其中短篇《我应该怎么办》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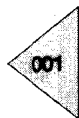
《代价》获《当代》第一届文学奖。

已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

部分作品被海外翻译成多国文字。

目 录

第 一 章	香港来客	/ 1
第 二 章	政治边防	/ 33
第 三 章	大风起兮	/ 61
第 四 章	北京女人	/ 92
第 五 章	国际笑话	/ 116
第 六 章	羊城风雨	/ 142
第 七 章	风流女工	/ 167
第 八 章	多事之秋	/ 192
第 九 章	深圳人	/ 225
第 十 章	发烧友	/ 247
第十一章	上海滩	/ 265
第十二章	吹梅笛怨	/ 287
第十三章	清华学子	/ 307
第十四章	南天情事	/ 334



第十五章 横财在手 / 370

第十六章 广东姑娘 / 403

第十七章 冬去春来 / 439

第十八章 大江东去 / 458

后 记 / 495



第一章 香港来客

1

公元一九七九年初春。

连绵的春雨连绵过后，虽然老天爷的脸孔还继续阴郁，天南一角却已露出鲜活的亮色。

今年的春雨来得早，来得勤，来得长。寒风夹着雨丝，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却滞留不去。南方带满潮气的春寒让人难受，一些穿州过府的广东人便说：北方的冷，冷在皮肤上；广东的冷，冷在骨子里。是否如此，当是自家寒暖自家知了。

多日的春雨，把罗湖海关通向深圳镇的土路搞得一塌糊涂，满目泥泞。

此刻，从罗湖海关那边来了几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和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他们说说笑笑，朝罗湖桥方向走来。他们说的都是广府话，“点呀”、“点呀”（怎么啦），“系呀”、“系呀”（是呀）的。香港人讲英语在中国一流，一讲

普通话，就像嘴里含着BB糖，比广州人讲得还难听。

香港基本上是广东人的天下。广东客家话、广府话（也叫广州话、白话）、潮州话三大语系的人构成了香港土话的洋洋大观。如果按人类学分类，亚洲大陆架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中国有个奇妙现象：从北国到南方，天气越来越热，人越长越缩水。据史家考证，广东人的祖先曾是高大威猛的北方人，同种同族，到了南疆广东，一代代传下来，变得短小精干，变得灵动活泼。广东这地方也怪，肌肤如雪的北方姑娘，在广东居住的时间长了，逐渐也向黄脸婆转化。这奇妙的人文景观，大概是水土原因。而别的原因又是天机泄漏不得，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广东人哪怕走到天涯海角，那身材，那肤色，那脸相，那声调，那聪明的眼神、灵动的表情，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香港有位高人，姓名记不得了，他曾经将广东人跟日本仔比较，他认为这两地人都聪明机警，都是善财童子，千手观音，都是商战高手。不过，从总体看来，日本仔比广东人的智商稍微高了一点点。究其原因，是日本人长得比广东人矮。广东人常说“矮仔多计”，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长得矮的人工于计谋。此处做了注脚，广东人的睿智看来是不含糊的。

香港这个小岛本来隶属广东，是广东人开发的。非我族类的英国勾鼻佬后来才带着洋枪洋炮带着鸦片爬到香港谋财害命。北方同胞傻乎乎的绵乎乎的来得更晚，等香港发展起来才逐渐向香港移民。早年，有多少人把这台风经常出没的小岛滩涂放在眼里！香港算什么呀，那时连喝水都困难，遇上不好天气，臭水烂咸鱼，香港就像臭港。香港所以得名，是因为早年珠江三角洲等地产的香草从这儿转运出口，才有了好听的名字——香港。

香港虽然华洋混杂，母语依然是广府话。英国勾鼻佬曾经

想把香港的语言改成英语，从小孩开始就进行英语教育，但怎么改也改不了。阿爷教下来的，改得了么？英国佬在香港是为了刮油，不想把香港人变成“鬼佬”，想变也变不了，变起来可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有人这样形容英、美两国：美国佬是狗，吃饱了就走；英国佬是猪，吃饱了就躺在那儿到处搞殖民地。鬼佬说香港是英国女皇皇冠上的宝石；香港人说，什么宝石，那是香港华人血泪凝成的冷光。一届届香港总督，不过是英国皇家的走狗，到香港啃皮啃肉啃骨头的。你看那些在香港的英国佬，哪个不是脑满肠肥，腰粗气壮。有人调侃：英国佬在香港捞饱了捞够了捞得够多了。香港人屙的屎运到英国，也够英国佬肥的。

眼下这一行人，领头的是香港大华轮船公司总经理方辛。

大华公司是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清朝就有了，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创办的。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现代的工业史开放史大概是得从这家公司写起。大华公司像一条长长的线，牵连着中国多灾多难的现当代史，此话说起来就长了，因为历史比小说难说多了。

当今的香港大华公司现在直属国务院某部。真正在香港的大陆工交企业，也许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今天，方辛亲自出马来深圳，是为了实施公司的新战略：计划在大陆开拓地盘，发展业务，想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个工业开发区，在古老的神州一角，施展拳脚，打开禁锢，实行改革开放方略。

方辛行伍出身，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刀痕，隐含英气；言行举止，有着明显的军人风度，没有一般商家佬的滑头相。香港盛产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也盛产皮笑肉不笑的滑头商人。

今天来深圳的同行都是方辛手下的职员。一位是公司发展部的杨飞翔经理，戴着金丝眼镜，长得一表斯文，是商业谈判

的一等好手。另一对金童玉女，男的叫曾国平，女的叫凌娜，也一表人才，就像许多小说中常写的：女的漂亮，男的潇洒。从头到脚都洋溢着香港人惯有的自信和自得的神情。他们都是公司发展部的业务骨干。这对青年人在香港长大，标准的香港口音。香港人讲白话和走路，普遍比广州人快半拍。香港人做事，就比老爷城市的广州人快几拍了。

一路上，这帮人有说有笑，很热闹，很扎眼。

2

昨天是休息日，公司里一些同事结伴到狮子山黄大仙庙宇游玩。凌娜小姐硬把方辛拉上了。

狮子山的风景优美，钟灵毓秀。一到假期节日，游人如织，十分热闹。广东人没有正规的宗教。有庙就有神。谁也说不清广东有多少神仙。香港就更古怪了：香港人的迷信是出了名的。迷信风水八卦，流年运程。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不是观音，就是财神。电光香烛，长明灯火。好像有了这些便消灾纳福，家家安泰，户户平安。有些人那个床位打个喷嚏都要翻查通书，看看是凶是吉。连堂堂的香港警察部门也供着关圣大帝的神位，不知这断头将军败军之帅能保佑他们什么？香港能把中西文化鬼马神明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该是他们的贡献。

要论香火，黄大仙、车公庙最盛。逢年过节，几十万人涌到车公庙，万头攒动，香港政府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香港人那儿求个好签，敲一下庙前的大鼓，买个纸做的风车，就欢天喜地，说能带来一年好运，顺风顺水，老少平安，大吉大利。

说起来也算歪打正着，黄大仙这个神还是广州人送给香港

的。黄大仙原来是广州郊区一个寺庙的神。广州的神仙多，在神仙排行榜上，黄大仙没多大名气，就像三流四流或者是不入流的歌星影星，那名气比当时饮誉粤港歌坛的粤曲明星梅影和小明星两位“平喉领袖”差多了。许多广州人还不知道广州有个黄大仙。

黄大仙毕竟是神仙，有神仙气度，安于寂寞。小庙小神仙，没什么架子。人家愿意来烧香就烧香，不愿来磕头就别磕头。就是小孩子在它庙里拉屎撒尿也无所谓。神仙倒霉时也像落魄文人，被人瞧不起。

那一年广州战乱，庙宇衰败，神仙自己难保。黄大仙就更倒霉了。有个来往粤港两地的商人看见黄大仙可怜巴巴地呆在庙里，香案冷清，任其风吹雨摇，神像下面还有一堆狗屎，动了侧隐之心，便把黄大仙神像带到了香港，垒些砖头，立个寺庙。南桔北枳，黄大仙到香港交了好运，就像多年落魄的歌星一路走红，被追星族朝拜晚拜。时髦神仙黄大仙被香港人越拜越大，成了香港大名鼎鼎的神仙。如今香港地，有人不知孙中山，却无人不识黄大仙！

黄大仙庙宇前边，一位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公司的同事看此人有仙家风骨，又听旁边的人说老者是有名的“铁嘴”，占吉卜凶，无不灵验，就争着找白眉老者看相。中国人见神就拜，见佛求签，风水八卦，算命看相，交点钱财，听相家术士说三道四，讨几句趋吉避凶的话，求得个心灵安慰，也是老传统了。

方辛从来不相信江湖术士。早年在广州活动，跟广州有名的“江相派”打过交道。说起“江相派”，老广州人都知道。这“江相派”也怪，一大帮相士神棍，到处骗人，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而且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那掌门人物，按今天标准，大概可以当个政协委员之类的角色。不过，这派人马，越来越糟，到后来就不再革命只是骗人了。方辛跟“江相派”的

==

005

005

大弟子打过交道，知道“江相派”一些内幕，也上过“老千”（骗子）的当，多少懂得这类人如何出“千”（行骗）。看见许多人在那儿至诚至信地请人看相，觉得好笑。

方辛一看这人的神气，就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相派”弟子。从说话的声调、看相的路数，大体看得出来。旧时省港一带，大体是“江相派”的天下。那些没人其门穿行于乡镇的土相士，不过拾些“江相派”的残羹冷饭而已。白眉相士皂履长袍，摇一把描金折扇，摆足一副权威架势，公司文员凌娜小姐争着给方辛交了相金，硬要方老板看相。

方辛说：“你也多事，我这相貌有什么好看的？”

“大家都去看。老板，你去看看相又何妨？图个高兴凑个热闹讨个吉利嘛，又不会损皮损肉。”

凌娜小姐顽皮得可以。她看过国民党官员烧香看相，求神拜佛，却没见过共产党员看相。让方老板看相是一桩挺新鲜挺刺激的事，便一个劲儿催促他。大家也觉得新鲜，都鼓动老板看相。

共产党员去看相，有悖情理。方辛想一笑置之。不过，看着大家热烈的劲头，不想扫大家的兴，不想让凌娜小姐下不了台，脸上难看，就权当玩笑，抱着游戏心理去凑凑热闹，听听这江湖术士如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白眉老者阅人多矣，一看此人，就知道非我信徒。他来看相，多属游戏之举。相家六术，最重要的是“隆”（捧）、“千”（骗）两术。隆他两句，让他趁早开路。兄弟，你既然不是真心看相，就别在这儿碍手碍脚，花费时间，影响老子赚钱。

白眉老者扫了方辛一眼，问：

“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

“看相吧。”方辛微微一笑。

这家伙面无愧色，这微微一笑就大有文章。赶快打发这家伙开路吧。白眉老者眉头一皱，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

“先生，你有异相。”

方辛问：“何异之有？”

白眉相士说：

“先生三停得配，地阁园丰，威藏五岳朝天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方辛笑了：

“富从何来，贵在何方？”

“先生富从南来，贵在北方。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路风帆，偶有淫风苦雨，诸多阻滞。先生命宫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逢凶化吉，雨过天晴，吉星高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先生有此福相，日后的荣华富贵，非一般俗世之人所能企及，先生是聪明人，点到即止，就无需我多讲了。”

说话说到如此份儿上，老先生已经暗示他可以走了。

老者没容方辛再问，看在银纸份上，再送几句，斩钉截铁地说：

“先生的运道在北，宜向北行。不过，有一点请先生留意：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官，需谨防小人。先生是明白人，就不必我再费唇舌了。”

说完，扇子一摇，招手下一位。

白眉老者说的全是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有小人，谁不防小人？算命先生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

白眉老者真的看错人了。方辛一辈子奔波劳碌，为共产党打天下，坐共产党的监狱，到了香港，虽然是握有实权的总经理，也是在共产党公司里做事，发不了财的。他一生坎坷，既



无大富，也没有大贵。老婆过世后没有续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可见相家术士之言，不过是江湖老套，见人出“千”而已。

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两百块港币。看来，真正能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香港这地方聪明人多，傻佬也多，到处有麻衣星相馆刮香港傻佬的钱。

凌娜笑着打趣：

“老板，你命水不差，算命先生说你大富大贵呢！”

同来的人也围上来笑：

“老板，发了大财，可不要忘记手下这些兄弟啊。”

“江湖佬的话你们也信？”方辛随意一笑。

今天来深圳，同行的人还说起昨天看相的事。凌娜小姐跟方辛开玩笑：

“老板，那算命先生可能真有点道行。昨天说你运道在北，今天就带我们北上深圳，说不准是财星高照，好运当头。我们也沾点运气。”

方辛哈哈一笑：

“你在英国读了几年书还没有开窍，也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老板，世间万物都在可信与不信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有限的，冥冥之中可能真有天意。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搞得乱七八糟，是人意还是天意？老板，你说得清楚吗？”

凌娜口没遮拦，问得方辛无话可答。

凌娜笑着问杨飞翔：

“杨经理，今天人中龙出海，怎么没有风雨？”

“风雨在后头呢。老板这次到深圳，龙腾虎跃，耕云播雨，肯定会给小深圳带来一番风雨，你们就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可不要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曾国平读

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之类启蒙书，自然很有学问、很诗人地说了两句。

杨飞翔一听就笑：“平哥，你肚里也有几个词了？真看不出来，还龙游浅水，你知道深圳这地方水深水浅？”

杨飞翔笑着一开口，曾国平就收声了。要说讲古道今，论人断世，十个曾国平也讲不过这个四眼佬。你曾国平这点水平，就别在杨先生面前念《增广贤文》了。

3

凌娜小姐身段苗条，明目皓齿，皮肤白嫩得风一吹就会吹破。不论从哪方面看，凌娜小姐都算是美人。

凌娜小姐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凌永坚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一幢花园别墅。在香港地，有花园别墅算很有身份的人家了。

父亲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拥有很高档的音响器材和上万张黑胶唱片，他那些器材都是名重一时的世界名器，收集的唱片都是世界名曲，都是名厂版本。

凌娜对父亲开玩笑：老爸，你干脆当音响店的老板算了，有那份兴趣那份心思，何必再做其它生意？

父亲说，你小孩子懂什么！事业和爱好是两回事。做生意是谋财，听音乐是净心。人生在世，不能光会谋财没有素心。懂不懂？

凌永坚是超级发烧友，他花了重资，请了声学方面的专家，装修了一间很讲究的听音室。除了处理一些商务上事情，就在听音室欣赏音乐。

音响一开，凌永坚就陶醉在音乐大师们的乐韵之中。一切世俗的喧嚣、商界的争斗，都变成朝露碎珠，流云逝水，在清

